

## 第六十七回（下）

拯救驼罗禅性稳

脱离秽污道心清

### 第六十七回(8) 定力

话说刚刚还被怪风给唬得把脑袋埋在地下，一向以大老粗形像深入人心的老猪，忽然间绽放出了一幅资深文艺青年的扮相。

深沉的双眼，忽然绽放出光彩，眼睛下面的大嘴巴，慢慢咧开，骤然冒出一串欢快的笑声，与深沉的道理：“好好好，妙妙妙，原来这位曾谋面的妖精，

是个谦谦君妖，咱们不要伤害他，应该，和他一起愉快的玩耍，成为好好的朋友，做彼此的天使。”呼呼的风尾过处，他，必须以至少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、满脸的土渣渣才不会掉下来。

猪哥哥的这番惊艳的深沉，生生的把边上的老沙给惊呆了。眼看着妖精越来越近，时间紧迫，老沙来不及品味老猪哥的深刻内涵。，只好赶紧直接请教猪哥：“你总是这样凝望那些日升月沉无家可归的忧伤，又不曾迎面相逢，怎么就知对方也是你这样的文艺青年哩？”

八戒道：“古人云：夜行以烛，无烛则止。你看他打一对灯笼引路，这般斯文扭捏，必定是个好的。”

老猪这番驴唇不对马嘴的引经据典，让老孙、老沙竟然无言以对。他俩同时在困惑：老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连还没见到影子的妖怪，居然都能分辨出来公母！老猪神通长进了？到底他这是什么神通？……怪不得他忽然这番文艺腔，原为料到前来的必是女妖。

老孙老沙都记得，原来，《礼记》之内则云：女子出门，必拥蔽其面，夜行以烛，无烛则止。

可是，可是，瞬时间这妖怪就近了，那老沙就看得分明：“你错看了。那不是一对灯笼，是妖精的两只眼亮！”老猪闻听，眯眼一瞧，虎躯一震，飞扬的风度瞬间冰冻、碎了一地：爷爷呀！妈妈呀！眼睛都这般的大呀！不知道嘴巴张开得有多大呀！

看着老猪瞬间瓦解的自信，老孙同情的大度的拍拍老猪的肩膀安慰：“贤弟莫怕。师父交给你两个，妖怪交给我自个。待老孙上去讨他个口气，看他是什么妖精。”

老孙是大大的好意，可自信崩盘的老猪，就跟打老虎行动下所有被抓捕的权贵一样，人格涂地、毫无骨气和义气的出卖老孙：“好哥哥呀，要是你被妖怪捉了去，就你自己被吃了就好了，不要供出我们来呀，我们还要保护师父去取经呢。”

咱们食不厌精的摆布老猪的可笑，实际上，是因为老猪的思维方式，是典型的人世间特有的思维方式。

“黑云漠漠遮星汉，灯火无光遍地幽。”陷入绝望状态中的哪一个人，不是这种惊恐而黑暗无边的感觉，不是这种认为自己藐小无力，毫无存在价值的一粒微尘？我们人类，从现象中获取对外物的感知与感受，规律的持续的感知，进入人体而固化成型，这种成型的一个又一个看不见的东西，便成为我们对这个世界认识的能力，适应世界的通道，因为，它们，在外物与人体的内在之间，构造了一个转换系统。这个转换系统，让我们适应这个世界，也禁锢着我们认识真正的世界。

人类自己总结的认识，究竟哪些是真正的与外界同构的，哪些是非同构的，人类自己，不可以知道。因为，人类的认识方式，默认方式是内化的、而非与外界融洽。人类的探索，是内化的自同构，在摧

毀与内化的再构造交织下的，自我解释。

而人类，不该只有这些。